

# 澡雪

文 / 陈子林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子冬有雪，要想读书待明年。

古人劝学的诗文颇多，而对劝学之反动的诗，这首简直有“四两拨千斤”之效。我们小时候常用这首诗来自我安慰，或相互揶揄。诗是谁教的？不知道，反正大家都会背，终身不忘。其中提到，冬天有雪，不适合读书——生长在南方的我，对这话的正确性，是可以整个童年来作担保的。只是除了冷，还有着别的原因。

“落雪了！落雪了！”

幼时，有时是我，有时是哥哥，看到满室白亮，抬头从两米多宽没有玻璃的天窗望去，但见平日的黑瓦上一片白茫茫，就会惊呼起来。如果是天亮了，就会立马蹦起来；如果是半夜呢，那可真是“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总要辗转反侧许多回。

天微微亮，就被子一掀跳下床，把事先准备好的溜冰板、滑雪杖拿出来，急忙忙闯到屋外去潇洒。如是设备好滑雪器具，就赶紧找来竹子，破开，砍削，再用火烤，焐出中指长的拱头，真是现做现用。做好后，就冲向外面的雪世界，好像去迟了，雪就会转瞬融掉似的。吃早饭了，要妈妈在屋门或村口大声呼唤，吃晚饭了也是一样。孩子们都知道这雪的珍贵，等了一年才等到的啊，而且就那么几天，断断续续，加起来也就十天半月的样子。立冬，早过了；小雪，也过了吧。如果大雪时节还不下雪，孩子们也不会认为冬天早来了。在孩子们看来，冬，就是雪；雪，就是冬。雪来，冬天就到了；雪去，冬天就过了。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没有哪一年是不下雪的，只有雪大雪小、雪期长雪期短的差别，仿佛不下一场雪，一年就过不去，过不完。

在雪的世界里，谁会想到读书呢？因为在雪中，孩子们自己就成了一首诗，一篇散文，一部看不完的书。

后来外地求学，在离家较远的城市安了家，才发现，原来冬是冬，雪是雪，两者有关联，类如兄弟，但并不是诸葛亮与孔明的关系。有雪必然是冬，是冬未必有雪。媒体也报道，近十年来，全球呈现变暖趋向，好多地方冬天都不下雪了，以至于如今的冬天，人们盼望雪就像小孩子盼着长大，恋人盼着约会一样。

再有十来天就要过年了，长沙今年还未见飘过一片雪。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好些年都没见过长沙下一场大雪了。而家乡的雪，总是下得很大、很厚，盖住了我的童年。而有一年，长沙确乎也下过一场大雪，让我难忘。因为，在漫天的雪地里，我洗了一个痛快的雪澡。

那年，还不是高速、高铁时代，我没有回乡过春节。我们在长沙买了房子，才装修好，就搬了进去。整个小区还在建设中，好些房主还没装修，装修好的也大多回乡过节去了。

夜来一场大雪，天明已停，且渐渐放晴了。芳提议去拍雪景，这正合我意。走在雪地上，脚是痒的，可惜没有滑雪具；手也是痒的，于是抓起雪，揉成团，直向芳打去。手打人，讨人嫌；棒打人，讨人恨；唯有用雪打人，讨人欢喜。你追我打，看得太阳都笑了。小区大门外是一大片建筑工地，工人们也歇工了。屋顶上、树上、烂路上、土堆上，一片白，白得灼目，白得眼里泛红。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冲动起来，疯狂起来，把衣裤脱了，只穿一条裤衩，在雪野上疯跑起来，真像歌曲里所唱的，我要在雪地上撒点野了。我用雪搓身，身上如阳光照耀下的霜地，冒出一点子热气。四面无人，苍茫大地下，只有我一个不成舞的舞者，一个不成观众的观者——那就是芳。此时，整个天地间好像只有我们俩，世界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世界。人生至此，夫复何求？芳担心有人来，叫我穿上衣。可是，太阳不叫我穿，雪不叫我穿，我怎么敢穿？有人冬泳，有人赤身作雨浴，我都没有尝试过，我尝试的，是雪浴。但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芳在，我未必会去尝试雪浴的。男人在女人面前的勇敢与故作痴憨，大概都有表演的成分在吧。我的雪浴，至今只此一回。

现在追忆起那次雪浴，并不是为了向人夸耀，只因读《庄子》为《知北游》上的那段话所触动。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汝齐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搃击而知。”由庄子引出老子道出的“澡雪精神”，多少年来成为人们磨砺自身品格的指南针。“精神”常见，而“澡雪”历久弥新。这里的“澡雪”，也并非要人去作雪浴，以雪澡身。对于人来说，澡雪可有可无，但澡雪精神不可无。想到此，我真有点不安，似乎自己把澡雪精神片面化了。好在我那次澡雪时，并没有想到《庄子》，当然也就没有想到澡雪精神。

但说到底，澡雪精神应当是我们时时要想到要记起要践行的。

# 带着情感寻文化

张效雄散文集《寻觅天籁》

文 / 聂朝霞

新年前夕，张效雄的散文集《寻觅天籁》由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和他5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风起》一样，很受读者关注，出现了畅销的势头。

《寻觅天籁》是湖南地图出版社新推出的“湖湘新坐标·湘大学子行走芙蓉国”系列丛书的一部。两次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的沧南教授在丛书《总序》中写道：“这些文字记录的，是个人成长的足迹，是生命拔节的声音，用心去触摸这些文字，我们内心的尘垢会被慢慢地拭去，内心深处会充盈着感动，可以静静地体会什么是湘大精神。”丛书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刻记着一代代湘潭大学学子成长的年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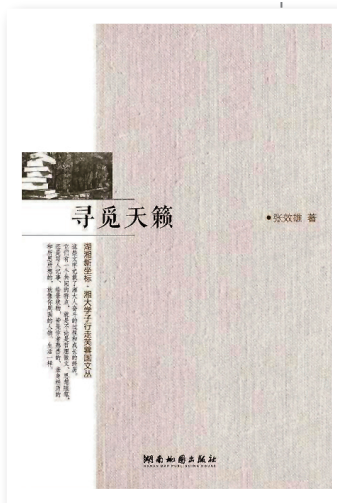
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杨金莺为《寻觅天籁》写了评论文章，刊发在《湖南日报》上。他称这本书从地理和人文的角度，记载了湘潭大学早期一些毕业生奋斗的足迹，不论是写人记事，还是绘景状物，或是论事说理，都是从作者亲身经历出发，所说所议，会感觉你处在周围的人物或景物之中，读起来如发生在自我身边的事儿一样自然，亲切又真实。

张效雄是一位记者出身的作家，湖南日报社高级编辑、集团原副总经理。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学成于湘潭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媒体工作，因为工作之便，足迹遍及海内外，饱览大好河山，留下了许多记事抒情的文字。1980年代后期，他就获得过湖南省青年文学竞赛一等奖，2015年，因长篇小说《风起》畅销而声名鹊起。《寻觅天籁》是张效雄业余时间创作的散文合集，收集的是他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以后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还有一些是个人博客和公众号上的文章。这些文章以独特的视角观察风土人情，信手拈来，文字不事雕饰，如行云流水一般，像面对面和老朋友聊天，自然表达但不失优美，蕴含深意。

记者出身的作家，不免带上记者的烙印。换句话说，张效雄的散文，自然留有时代的印记。有人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张效雄就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去写新闻的。他在游历国内外的同时，用特别的视角看世界、看人事，去记录历史。他的每一篇文章就是一段人生的记述。他激情勃发，慧眼识珠，每到一个地方，就能抓到一个地方的特点特征，由小事片景说起，娓娓道来，绘声绘色，细致入微，读后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他试图引导读者去寻觅天籁，感受大自然的亲切。

张效雄是个性情中人，至情至性，在读者的印象中，他是个写小说的，其实他的创作生活是从学习散文起步的。他自称中学时代就受老作家谢璞《珍珠赋》的影响，上大学后爱读杨朔、林林、秦牧和朱自清等大家的散文作品。大学时代，他就发表过散文随笔，其行文风格多有模仿上述大师的痕迹。他不就景写景，而是把情景和人的体会连一起来写，写得性情率真。当记者以后难免有些套话，但他的散文与他的新闻作品截然不同，写景写物朴实自然，不刻意渲染烘托，不喜欢大段抒情或讲大道理。

张效雄笔下的景色，如同大山里的清泉一般清澈，每一段话、每一个字都蕴含了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这或许就是他做人做文的一种本色风格，纵情寻觅天籁，静心流露文字，平淡中透出率真和纯情。有专家认为，这本书可以当做旅游指南来读，可以带着情感寻文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 姐妹，你好(节选)

写在第111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文 / 陈卉珊 李梅

毋庸置疑 亲爱的姐妹  
曾经也迷失自己的最佳方位  
男主外 女主内的陈腐观念  
像幽灵般  
统治着男人的头脑  
麻醉着姐妹的灵魂  
男尊女卑 三从四德  
无后为大 无子无根  
历史的沉渣时而泛起  
也曾裹成一枚枚炮弹  
无情地投向姐妹的心灵

姐妹 你好  
来来来，看看这里  
我们的好姐妹向警予  
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  
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  
看成是天造地设的伴侣  
来来来，望着这里  
我们的好姐妹唐群英  
一代女魂  
绽出了五千年来妇女权利的曙光  
那忧国忧民胜须眉的秋瑾  
那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  
我们自己的好姐妹  
看看吧  
我们的好姐妹任长霞  
公安干警楷模  
苍天垂泪湿白云  
看看吧  
我们的好姐妹龙清秀  
以工代赈得民心  
真情无语自动人  
来来来  
亲爱的姐妹们  
让我们记住这春雷般的吼声  
我们是伟大社会变革的酵素  
我们的解放才是衡量姐妹们  
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亲爱的姐妹  
你敏锐的眼睛  
看见妇女解放的光辉了吗  
对世事的看法  
闪现出惊人的睿智了吗  
啊看见了 看见了  
我们再也不会在无言的珠宝  
和花俏的语言中  
轻开姐妹的芳心  
我们也不再是月亮  
我们也是太阳  
我们也不再是女奴  
我们也是主人  
我们也不再是附庸  
我们也是强者



扫一扫，欣赏全诗